史林測義

史林測義卷三十四

臣鄱陽計大受論

秦檜

君子於小人豈嘗絕望哉小人至秦檜亦已極矣然未嘗不自知其惡而畏爲公議所不容則人心之尚未死也使以畏公議之心而用之爲深悔用之爲痛改晚蓋之力亦可轉遺臭爲流芳若之何大謬不然而怙終迷復徒事掩覆之術以子熺領國史修建炎以來日歷又以孫塤修撰實錄又復禁野史俾不得紀朝廷事極文飾彌縫之巧以求逃於公議卒之公議不得而逃而野史國史臭厥載於

萬年可哀也已雖然君子於小人豈嘗絕望哉後世之或至於檜或未至於檜者尚其取鑑於檜以無謬於用畏公議之心也夫

祁宰　金

海陵之將大舉南侵也太醫使祁宰以人事不修天時不順地利不便極諫而死其後皆如所言雖其盡言昏亂之朝未達無自立辟之義而舉朝大臣自耨盌溫敦思忠而外無敢正救獨以一醫流犯顏陷諫。義膽忠肝。亦足千古。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尚書省掾李秉鈞以宰職非三品謚例不及請特賜謚旌忠為助名教誠哉名教之助也綱目

之修亦所以奬立名死節之士而殺諫臣者皆必有弑君亡國之禍尤謹書之以爲後戒續綱目失此不書豈以諫伐宋且弑其母他無遐聞歟雖然求之一時卓乎莫及風諸百世聞者以興何升沒之分注也

金廢主亮

春秋君臣之分尤嚴於昏亂之朝君無道爲下所殺必書曰弑其君左氏傳例稱人以弑君無道也稱國以弑君惡甚也誅亂賊而罪無道主並行不悖之義也海陵（世宗降封亮爲海陵庶人）南侵至瓜洲約諸將三日渡江敢後者死衆危懼都統制完顏元宜因謀作亂薄海陵營刃之金史以元宜等

筆反帝遇弑書列元宜逆臣傳宋史及續通鑑亦書以金人弑其主亮續綱目乃變文書曰金主亮爲其下所殺而不書弑所以罪海陵弑君弑母淫亂殘虐無復人理而廢其君臣之分也嗚呼廢君臣之分以治亂君君無道臣得而殺之父無道子得而殺之兄無道弟得而殺之夫無道妻得而殺之則大亂之道也何與治亂其爲不君其君安能復臣其臣之論者邪說也此必正以春秋之法改從金與宋史續通鑑之舊海陵罪大惡極則據稱國以弑例書曰金弑其主亮云邵氏宏簡錄書金主亮卒於宋紀又何祖略若是

白彥敬金

御史大夫之官主明法繩治肅清朝政所賴豈已而行不避權幸即不免爲當路所嫉羣小所銜以致中傷而非所顧惟以糾正死職上報天子而已此豈爲身謀不克執義者所可任乎白彥敬於正隆末爲北面行營都統世宗即位使石抹移迭等九人往招彥敬皆殺之雖海陵無道而不受世宗之詔可謂知人臣之義矣奈何世宗購以官賞恐爲人圖已而遂降乎其儞於禍而爲義不卒如此明目張膽不遑恤身無其本矣世宗名爲御史大夫求如嘗任張景仁而勉以古御史之行斯爲稱者竊意彥敬必不能

也未幾遣往西北招討司市馬適爲藏掘之地而金史傳贊謂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必有竦動人者誣矣

李顯忠

邵經邦宏簡錄論孝宗甫及正辰遽爾倖功張浚區區欲藉歸正賊徒逃亡孽息冀以成功難已注指李顯忠本歸正人所領劉光世兵初皆羣盜按顯忠父永奇以宋臣陷金誓不爲用密戒顯忠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顯忠嘗欲執烏珠歸國不就及計執撒里喝又以臨河不得渡追騎甚至縱之而永奇與家屬二百口皆遇害顯忠辯夏國借兵以報卒獲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之開

闕歸朝成其父志由是觀之雖出逃亡豈非烈丈夫而忠孝之士哉賢於伍員遠矣夫顯忠旣厲忠孝之節而其勇又敵所畏且素諳西邊山川險易經畧中原實堪倚任無如以檜恢復忤秦檜不獲立功於高宗之世也隆興元年浚使顯忠與邵宏淵分道伐金顯忠復靈壁遂會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浚渡江顯忠又大敗金人復宿州諸將若與同心戮力則敵騎可盡中原可平乃致符離之潰者以宏淵小人恥功不己出乘顯忠不聽發倉庫而止以見錢犒士以烈日被甲苦戰搖人心而瓦解也邵氏不責以藺廉寇賈之義而詆以歸正賊徒逃亡孽息之難藉

以成功不亦刻而非情乎又按光世麾下固多降盜而無紀律然於紹興七年罷軍政以兵歸都督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酈瓊殺祉驅諸軍降劉豫矣即十年金人圍順昌命光世援劉錡光世請顯忠爲前軍都統已非復向多降盜之兵況越二十餘年而猶然其故卒哉賊徒之說又何謬甚至謂孝宗承紹興轉徙之餘宜如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育然後振揚威武聲罪致討當時諸臣無一解此史浩之流夫何足語而辛次膺周必大王十朋洪邁之徒議亦不及臣謂內修外攘諸臣當以周宣望孝宗而此即左但仲議姑爲屈身忍辱之說固宜次膺等不之及耳如史

浩湯思退雖未明援何踐爲言其云儻聽浚謀興不教之師其云保境息民爲自治之計何嘗不竊生聚教訓之意以飾偷惰苟安之情以奪梗和攻戰之策乎則豈當時無解此者金自采石之敗主弑國亂其勢寖弱徒張虛聲而宋人稍振非沮異議可復中原而雪讎恥故雖有符離之潰而浚復視師金乃亟撤兵歸魏杞使金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金君臣乃環聽拱悚卒正敵國之禮不然和議必不可成即成亦不可固而欲徐徐焉爲越沼吳之謀何可得也則夫引句踐而譏孝宗以遠爾倖功亦其徒讀書傳不知合變之見

金主雍 世宗

西夏高麗皆臣屬於金而金得奉命討之義以正其國者也夏相任得敬篡其主李仁孝分國與之仁孝且上表於金爲得敬求封世宗不許謂此必權臣逼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得敬始懼雖見誅於仁孝而世宗愼封建之命嚴僭亂之討正一國以及天下之規模立矣夫何義行於西夏而不復力於高麗也高麗主王晛弟晧囚晛海島而自立晧以讓國告世宗詔有司詳問乃以晛表來言父遺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丞相紇石烈良弼奏不可信有罔是晧篡兄誣請於天子夫安可

忍遣侍郎請往問覡覓不得見以詔授職轉取覡表與前略同請還其不得見覡必無敢匿奏則誣情愈得然卒賜之册命二事在大定十年十一年而正以命討之義頓與若此曷以故張氏綱目廣義以謂覩世宗於得敬之事剛正之氣宛然如在抑知只是客氣不久則消蓋發強剛毅是以有執無其德也雖其爲治於國晩節不衰自謂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或亦不誣惜乎法古聖哲之學不足以成之故惟斤斤自守無大有爲之志以帥其運量萬事萬物之氣而僅能爲金諸帝中之賢主耳

羅願

秦檜之殺岳飛也雖汝楫始論罷其樞筦既言飛獄具叙論死有餘辜附會之罪幾與張俊万俟卨等夫以盡忠報國之臣死奸讒之口債國家之事豈非千古遺恨然而死忠死孝得其所哉抑所謂天命者非耶檜黨焉能爲　臣知明大義如飛。其於諸奸。自無介介九原也。宋史汝楫傳末記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始往祠之前拜遽卒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雖欲示冥報之警。而以疑飛則妄矣。願蓋賢者時則瞻公之像懼公之寃而痛父之惡以喪其精魄此理之所有亦或藉饒之會其適也飛無與焉

虞允文

臣讀虞允文傳至督戰采石竊嘆允文以危及社稷激於忠義達權應變運籌決勝爲千古儒生吐氣生色再三循誦不能已已或謂乾道閒大用略無過舉則豈其然且夫宰相之道必有以正君之心而凡祛其蒙蔽杜其驕泰者不敢不盡也允文難言之張說以佞倖有寵於孝宗擢樞府時允文爲左相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質責允文允文慙憤不堪說亦未拜而罷然實陰附說竟爲說出栻而申前命此見之張栻傳者也又其爲相時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而輸之內帑以爲備

將來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認爲私財典以私人而以奉燕私之費版曹則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以重困民力此見之朱熹傳其封事中者也嗚呼人君之心莫患於蔽以佞倖俊以羨餘允文不峻佞倖之防而抑之不究羨餘之弊而華之而所爲若是幸而孝宗終能廉知張說之罔亦無遂致殉於貨利之慾不然其爲君心之累不亦大乎況乎忍恥遂非黨璧臣排直臣又因括取版曹貽苛督困民之害何嘗過舉可言而謂略無過舉脅泥於其傳而失耳斯其爲國大得失所存論者不可不詳也

孝宗

孝宗本紀贊以謂即位之初銳志恢復夫志之銳者必有定識定力不容截奪以失事機乃首納張浚之勸旋受史浩之沮而與璘新復陝西州郡爲進取之先路中興之大機者且棄不保則無志恢復自其即位已然固無怪於符離師潰遂議講和金帥貽書以要而盧仲賢之報使出湯思退之邪議入也史臣謂之銳志者亦以帝有英武氣象而會聽浚出師不由三省耳雖然豈嘗猝聞下詔幸建康以繫中原之民望哉即曰倚魏公如長城而其心之視爲迂闊已久矣又光宗立爲太子帝謂輔臣當博選忠良使

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焞兼太子侍讀張氏綱目廣義論曰孝宗教子得道若此厥後光宗事父逆道若彼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臣按孝宗教子之道亦正有未盡者焉朱熹嘗進封事以謂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雖號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葢鮮又時使邪佞儇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閒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游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如此則當日之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固非能慎終如始者矣光宗之不德可謂咎之天哉張盍未之悉耳然則所謂早諭教與

選左右道貴有恆久而化成欲正天下之所繫命者所宜深講也

汪應辰

史稱汪應辰在朝多葦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孝宗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甚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績綱目分注雖云水銀實非買應辰家而當日未聞辨白則尙屬疑案臣玩中貴人皆側目語其出中貴之誣以聞於上皇及孝宗使應辰不安其位情事顯然且應辰勇於造道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深

自省察而沽直牟利無復是理則分注為可據也方孝宗之立為皇太子也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此與英宗朝濮議歐陽修援引大記合尋以唐文若言乃詔改稱宗室又詔稱皇兄孝宗受禪遂稱皇伯夫何應辰乃不復聞執奏也濮議時禮官御史臺皆詆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其後程正公亦有當稱皇伯父之說以此遺說應辰故亦無能力持其說與而理宗因亦皇叔其生父榮王矣至於有明興獻之議大為聚訟數百年無與折衷邪正以定一是可慨也夫又應辰曾為秦檜大不悅

者求其祭趙鼎貶死文欲以爲阿附罪而不得及將誣張浚以不軌應辰亦連逮其列傳云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夫以君子不死小人之手豈幸也哉史臣於是乎失辭矣

石琚金

臣事君以忠者分也君臣之相知不相知者遇也遇有不同而分惟自盡不顧忠之獲竭不獲竭必竭而靡歉其分所謂無適而非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者此也石琚相世宗世宗嘗名與內燕語諸王曰使我父子家人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其傳贊云君臣相知如此

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諫立元妃爲后悟世宗以安東宮許敬宗一言幾亡唐祚而琚爲金謀者至竊案史臣之言竭忠則大有語病一似忠之竭不竭視乎君之知不知與必彼以恩寵而乃感激致忠者何異斯其分義乖矣讀者不可不辨或曰語有之信而後諫何與曰竭忠所以信也文公之所謂至誠惻怛也試思周公深愛王室綢繆盡瘁豈有待雷風之感而金縢之啟也與然而竭忠者幸則爲周公不幸則龍比已矣

陳俊卿

嗚呼生人廉恥之性亦與國運終始之理也廉恥喪而國

之所存者幸也如憑恃權勢者旣不恤怨惡於天下而奔
走權勢者復罔顧笑駡於當年伺候意指助爲威福黨邪
害正蠹國殃民亡無日矣故相陳俊卿起判建康府朝辭
奏以去國十年都城風俗大變自曾覿王抃招權納賄向
士大夫奔其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
八不復顧忌　臣讀史至此爲之掩卷三嘆寡廉鮮恥漸積
而然積重難返尚安可問寧宗度宗之世其附韓侂胄賈
似道者大都頑頓隻垢無所不爲乃知其來也遠旣極而
至於此也如使孝宗以俊卿言渙發宸斷貶逐覿抃察其
趨附者悉加擯斥而登剛正不阿之士於朝則大爲懲勸

之餘何至人心之廉恥日喪遠於附韓附賈不知其事之醜不覺其顏之厚而韓賈卒因以賈亂亡之禍哉惜乎孝宗不足以語此乃貽病風喪心不可救藥之患於數世以終宋運也然則俊卿之識慮遠矣為國家者欲銷亂萌必抑權勢杜奔競而所以厲廉恥之道可不急講哉

趙傑之

昔馬伏波嘗以聞人之過口不可得而言為忠厚之訓雖然處朋友則規過為義不倘包荒而戒訐訕亦忠厚不失至於朝廷議功議罪以為刑賞黜陟而罰當其罪即為忠厚蓋用罰之始慎之又慎而不忍遽棄於小人用罰之際

則明正之以開其愧且悔之心而不忍終棄於小人亦不使天下之人疑而皆知聞罰以相戒斯即爲忠厚之至也異哉宏簡錄之本前史書孝宗稱帝立心忠厚太湖知縣趙傑之不丁繼母憂令宰相降一官不必明言其罪降官而不言其罪。不幾疑無罪而獲譴乎。既失明罰大體。且不孝之罰。教之大者。即謂養傑之之廉恥。反無以開傑之之愧悔。不聞其引罪丁憂去職。而以孝治天下之意亦微矣。孝宗博士夫之美名而昧帝王之大道書之以表帝之立心忠厚亦烏足與言史識哉

王淮

朱文公熹提舉浙東力按知台州已除江西提刑唐仲友罪時王淮爲右相仲友其同里且姻家以故怨熹乃擢陳賈鄭丙俾與協力攻道學以沮之論者以熹故淮所薦不以戚里而廢公法而不知自賀得人反以爲怨嘆以不如趙宣子之於韓厥姚崇之於魏知古　臣按淮之薦熹也以楊萬里言人才爲宰相先務而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由是薦熹非真欽熹素抱而急與推轂使直己以行其道者觀其奪仲友新命以授熹以陰險傾取之事爲嘗試亦可見矣故一有忤卽去之惟恐不速且併其志同道合者去之惟恐不盡倘可與語趙宣姚崇之風哉夫淮嘗稱有

公輔器者乃蔽以一己之私情不復顧天下之公議而道學厲禁爲之罪首道學之名由其創立遂以彪炳史冊領慕無窮如淮者乃爲熹之叔孫武叔詆厲無窮焉豈不哀哉臣論及此慨夫人之居家立朝言論風采頗有可觀而出一念之差與君子爲難而小人爲歸往往類是甚矣學者不可以不謹獨也

徒單克寧金

徒單克寧之爲相也世宗嘗語以宰相之職進賢爲上克寧謝曰臣愚幸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于知人以此爲恨耳臣觀克寧非不知人者嘗器張萬公謂後必代之爲相

然亦未聞遂列薦剡而每愧己不勝重任懇乞致仕若世宗謂宰相不汲引人才為惡其才勝己與恐奪己祿位者又似非其情則或不敢以招權市寵開奔競輻輳之門乎然而登進君子斥遠小人為國之公而無植黨之私何患乎此克寧蓋亦不能將順其君急於舉賢之美如世宗本紀贊之所致惜者也聞之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況不逮堯舜遠甚猶敢弗皇皇然勤求庶攬以為天下得人而猥曰自恨不明乎雖則慎重勞謙得大臣體而古稱家臣之忠竭其奈何弗幾

史林測義卷三十五

臣鄱陽計大受論

光宗慈懿皇后李

光宗之不朝重華宮也始以有疾壽皇傳旨而免既乃託疾不往羣臣屢諫至於引裾叩頭號泣而三年之閒僅一再過宮雖帝天性之薄亦因皇后李氏聽宦者離閒心銜壽皇而力制之也帝嘗趣命駕百官班俟出至御屏而終爲后挽留不得往焉及壽皇遘疾數月以至大漸請帝省視者衆方有動於羅點黃裳彭龜年之言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而后挾之同遊玉津園不予往問疾壽皇崩又不

子詣重華宮成禮以視唐武后之於高宗殆有甚焉至后之妒悍驕縱如帝悅宮人李白則斫之帝寵黃貴妃則殺之擅封其李氏三代爲王家廟逾制衛兵多於太廟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使臣凡二百餘人下至門客亦令補官由此觀之但無武后運動山河呼吸霜露駕馭英賢之雄才權術耳不然以乘光宗之闇懦不夫易唐爲周之禍有不復見哉竊嘅值此三綱解紐之日而宋室之不亂者幸也周禮續綱目紹熙三年書后歸謁家廟發明襲胡文定春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傳長洲陳氏以其全抄可笑額周之全抄胡傳亦多矣而此之可笑者尤在於全

抄而不通也胡傳論莊公不能防閑其母疑母不可制故設爲問以明當制其車馬僕從婦人既嫁制於夫光宗者以夫而制其妻何疑乎爾而亦設爲問曰夫可以制妻乎不通如此奚堪一噱且宜以禮制其行耳而尚待委婉於車馬僕從之俟命哉勦說害義又何啻張冠李戴之病

馬琪 金

章宗明昌初戶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者曰安得如唐之劉晏官用足而民不困或舉琪帝然之遂擢爲戶部尚書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戶部遴難得人以代卿者故用卿晛耳豈誠以琪果無愧于爲晏乎夫晏惟能潔己

奉公以卒爲吏故使漁路絕無事剝下益上而國計自充琪則性吝好利至於私鬻省醞帝且誚以非僅胥持國貨酒樂平樓比則始之稱爲不肯欺官不肯害民而用之者夫豈其然史雖不著其掊克而好利者則必專利琪自不能爲晏帝初不察其潔己與否而遽任之若晏抑亦不知晏之所以爲晏矣則求如晏之足國而不困民又何待彌文蝟與邊費亦廣之日急於議錢穀而迄於誅求無藝民力浸竭然後知不免刺謬也乎若夫千古之任計臣而誠欲使上下公私均蒙其休亦於晏之潔己琪之好利辨之不可以不早辨也

陳亮

史稱陳亮才氣超邁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益力學著書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倖臣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而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厲志讀書似此卓然有守不屑輕就而論者議以喜於躁進何哉觀其紹熙四年對策有謂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時光宗以受制李后不朝

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冀以感發其天良惟恐不及而亮獨以為不在問安儀節之末然則世子之一日三至寢門曲禮之溫凊定省無關豈皆文貌弟紂亦何論之外而與於不仁之甚也謂非曲逢帝意以希拔擢不可蓋經屢遭大獄躁進之情遂難掩於末路帝果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因以安於人子之所不忍安不敢安則亮實售欺君父開罪名敎雖其博學鴻才何足稱乎

留正　趙汝愚

聞之膽欲大而心欲小膽大則有謀必成心小則有慮必周二者交相為用以勝大任者也觀於留正趙汝愚乃患

各有偏至焉壽皇崩光宗疾不執喪正率宰執請建嘉王爲太子監國代主喪事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此雖光宗勉從尋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詔請對復不報然正於此時宜奮不顧身帥奉前批付學士院降旨以行夫何得詔而懼佯仆於庭密爲去計及汝愚遠議內禪慮有後艱而遂肩輿以逃不免棄國之議乎此正不能大其膽以成厥謀而小心之過利害以亂其衷也夫立儲監國主喪於義爲至正於禮爲至順於安社稷定國家爲至計汝愚誠憂危而必不循正之論繼正之請潛謀於韓侂胄結內侍以白太皇遽禪位於未及建立之皇子乎按之唐

肅宗爲太子以元宗失國卽位靈武且元宗旣有傳位之命論者猶以爲命未及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致肅宗負叛父之罪雖冊寶至日肅宗尚謂權總百官不敢乘危遽爲傳襲而後世曾莫或恕今雖內外洶洶如一開監國人心自安何汝愚之遽議內禪卽藉有御筆欲自退閒取太皇指揮亦不顧本以甚其辭藉建儲之口而非實意則寧宗不受命於光宗而汝愚陷君於惡視唐君臣殆有甚焉且他日必難處亦誠如正慮但以光宗之疾未瘳太皇亦曲致彌縫不使聞太上之稱內禪之說故寧宗得安然以據其位假如光宗知其事而不勝忿怒之情寧宗亦不

兒猜懼之意其進復辟之議乎其執位定之說乎左右邪佞乘之以搆禍於君臣父子之間必將有不可言者又何啻以與定策不擇人樹侂胄盡國之大奸而且自貽伊戚乎此汝愚不能小其心以周於慮而瞻決之過逆順以乘其釁也故曰患各有偏至也論汝愚者莫不賢其以貴戚之卿定大計立大勳而　臣獨本先儒之論靈武力為矯正如此亦庶幾帝王傳襲之義不因以晦云

陸游

禮法所以檢身而立名節自古文人無行特反是耳陸游為蜀帥范成大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

因自號放翁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晩節惟不以頽放畏譏反自鳴其得意弛而不張隨衆鶻突此其爲迹太近而易動於牽挽也雖卜其晩節如是而平昔定難言以守正不阿即無再出爲韓侂冑撰南園閲古泉記一事文公之言豈不驗與史臣以其才氣超逸長於詩乃有春秋責賢者備之論夫游惡得賢至今放翁之號猶津津文人之口而鄙循禮法者爲拘學此亦士習之深憂也

蘇嗣之母白金

蘇嗣之宋蘇轍六世孫也其母白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

外家迎歸兄嫂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史錄其厲節之說如此嗚呼夫獨不懼此說開天下以可寬假之路而因恬然於失身者之衆乎夫者天也婦無二適猶無二天古志之矣自師氏之教不設貞靜之性日漓猶賴列女傳有所傳以明從一而終之義未亡人尚有間以堅之死靡他之節如白之說其不爲名家婦而且無子與守者倘援以自恕而亂其志斯貽誤甚矣白氏誠節烈年七十猶以被兵而嗣之官汴京拜辭兩學士像自縊於室臣之辨此亦爲不善學者說法耳

楊輔

夫所稱有用之才者必可以備國家之緩急而奮勉忠義宏濟艱難史臣之於楊輔也以蔚乎有用之才論同劉甲而輔殊多愧按之本傳輔知成都察吳曦有異志密告於朝寧宗意輔能誅曦詔授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游仲鴻皆勉之而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言尤切至雖云不習兵事內郡亦無兵可用誠能奮不顧身奉詔以倡必有響應雲集之勢如安丙楊巨源李好義尚以輔有人望託密詔自輔所來結諸忠義之士以成平賊之功而輔顧遷延兩月但為去計及曦移使

知遂寧遂以印授孫判棄成都而去續綱目以吳曦逐之書固罪曦之辭而楊爲所逐亦孔之醜卽曾以吳氏世帥武興爲曲突徙薪之謀而至此坐視僭據一籌莫展恇懼失守奉頭鼠竄有用之才而如是乎況亦別無表見也不知論贊與傳何至相戾若此

何異

何異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使七月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後四年吳曦果叛宋史稱異篤實君子意其憂國憂民必有積之悃忱效於居官不辭難不避事

以成匪僻之節者今知星變爲兵釁宜即以聞於朝俾求
可以消弭全蜀禍亂之道無所不用而在蘷路則預爲備
禦盜賊之方保全生靈之策以日以年弗遑身謀夫何本
傳但書以匄祠而去乎或以嘗言太廟芝草色白應生兵
妖忤時相韓侂胄知言亦不見聽乃不復言而但爲去計
然如國家之害斯民之禍當官之責何與亦異乎所望於
篤實君子矣

蒙古主特穆津　太祖

自古開創之君其神武而不殺者夫抑亦毒天下而民從
之也非必不殺也不嗜殺者也彼其力征天下殘民以逞

而欲以一四海以克承世非臣攸聞抑特特穆津爲元太祖史稱帝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此豈能不殺者耶如其克者撫之降者歸之則不嗜殺之仁存焉乃當圍金燕城許和引歸而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且屠密州絳州西域之茂里城皆詳見史册者或出其時帥所爲而鮮不謂由於帝之嗜殺矣雖然帝果嗜殺者哉嘗聞塔本戒軍士以毋妄殺則喜之聞岳璘帖穆爾訓諸王以仁厚不殺爲先則深嘉之若夫兵至東印度國耶律楚材因角端見諫以上天惡殺之象則卽日班師其攻擊靈夏以五星聚於西南則誓不

殺掠詔告中外又帝之克謹天戒以全活萬民如此此其天命人心之所繫屬握符膺圖立混一之基垂百有餘年之統豈倖也哉論者不可以不詳考而疑必不嗜殺之理爲無驗也元史稽帝大貴之兆於其所自出則十世祖孛端乂兒以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夢白光化爲金色神人趨臥榻而娠而續通鑑綱目云屢有光明照腹又生三子而孛端乂兒其季此蓋有誤夫自古帝王之先靈異發祥固將生是使獨也豈有三子同出之理且考宗室世系孛端乂兒二兄曰博寒葛曰博合覩撒里吉不聞有四則史云產一子卽孛端乂兒者較是

李好義

史臣曰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臣謂喜之能圖好義安丙不得逭其罪矣是何也與曦之畔好義兄弟誓死報國闔榻巨源亦陰結忠義謀討賊因密約與共舉而丙有威望巨源所謂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者及曦既伏誅好義乃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而推丙權宣撫使平賊之功實好義與巨源之力而喜故曦大將丙不併誅於不肯拜詔之日失治叛黨之義其後喜欲戕好義爲曦復仇乃當並集丙家刃向好義丙以此時執之於坐數其罪而戮之易易耳何但爲救解而不與斷其禍乎史言喜之

謀丙不能止豈不能哉觀巨源與好義同功丙怒巨源媿功於朝欲羅織抵罪則令喜鞫其黨是假喜以甘心巨源而除已逼且巨源嘗遺劉光祖書述初合好義於丙而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丙已弗樂積成此禍謂獨無娼嫉於好義而亦欲因喜以除之之意吾不信也故曰喜之能圖好義安丙不得逭其罪亦庶乎春秋誅心之法

徒單鎰 金

紇石烈執中作亂逼其主永濟出居故衛邸欲僭位猶豫不決乃詣訪於丞相鎰從人望也鎰勸以迎立宣宗執中然之史稱至寧貞祐之間轉敗為功惟鎰是賴嗚呼鎰豈

功臣哉僞蓋罪臣也第知其拱拱把一言而宜立而不知其拱手以聽賊之所爲而君弑也既爲丞相又屬人望初不聞慷慨赴難倡衆討賊執中詣訪時猶冀開陳君臣之大義斥爲天地所不容立當復辟無得估惡或可以沮兇悖乃遽與之定計策立幽錮其君蔑如不問於是執中益無所憚遣其黨奉迎於彰德而行逆于衛邸矣謂非益之有以成執中之弑哉且當新君既立請討弗聞而與之亟受王封其爲附賊何辭律以春秋之法必蒙首惡之誅史臣以立宣而盛稱之紕繆甚矣此義不明而世乃有與賊共功之臣君子懼焉至若續綱目以賢卒謚亦錄其小而失

褒誅之大又宣宗卽位拜執中太師尙書令都元帥封澤王續綱目以自爲書罪其專耳上文旣書弒立其專更何足罪則直書拜封明私援立功而不討賊以罪宣宗爲允

張柔　蒙古

金行元帥張柔爲蒙古所獲初不屈因質其二親遂降焉此見之續綱目分注而元史不書其專意者壽卽破金之將略金之地攻金之城終於傾金之社稷逼金主以死其叛逆之罪莫大矣倘以方之徐庶而原其爲親屈之心哉故不書周氏發明於此引趙苞之事程正公之說以示輕重之權衡其云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其輕重爲可見旣死

事之如一之義又據禮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則其輕五
爲可知矣不許友以死如聶政之於嚴仲子而以倒委質
事人者不尤舛乎若正公所謂必不得已身往降之臣嘗
有身往降之不可身往死之可也之論夫以忠孝之大節
所存其義不可不精後世爲人臣不幸而處此尙其無爲
不兩全之說誤

奧屯忠孝金

臣讀金史奧屯忠孝傳乃掩卷而嘆忠孝者仁之德人之
所以爲人而名之至美也今則忠孝以命名而字曰全道
若器然有其實斯附其名有其名必責其實以德命矣苟

無其德義安取哉矧此所以爲人者而君子之尤廩廩夫空名也傳稱其幼孤事母孝夫孝中於事君顧無論句當河防搜括民積慘刻害物以爲國家之蠹而綂石烈執中因其主衛紹王而弒之反自謂嘗力薦復用爲有功又附之請降故君爵位籍沒其子孫夫何不忠之甚一至於此求忠臣必於孝子而其始之稱孝者倘亦張行信疏論其平生矯飾要譽云耳況事君不忠之卽爲非孝乎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先儒乃推之人不仁則非人忠孝亦名存實亡者其不齒於人類矣悲夫

濟王竑

竑初以宗室爲沂靖惠王嗣及太子詢薨遂立爲皇子寧宗崩史彌遠與楊后矯詔廢之而立理宗先是彌遠以皇子不堪負荷語鄭清之雖本猜忌之私非爲國之公然其說亦未爲不當也按竑憤楊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嘗書其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以竑之褊隘輕躁愚闇而愎諫如此豈尙有君人之度哉且他

日得志語亦殊非子臣所敢出即使一旦踐阼其得罪母后貽憂宗社必有不勝言者至若雪川之變魏了翁洪咨夔真德秀等皆明非竑本意然竑於潘壬起事始雖逃匿水竇黃袍加身號泣不從而竑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何竟不以死拒誠以死拒而何有不獲已如宋史竑傳所云不得已一語貽誤千古至發軍資庫以賞軍受守臣謝周卿等入賀則委爲不與亂而不得也即與約以無傷太后官家亦謂其事可成而襲陳橋兵變太祖以太后主上不得驚犯命諸將故事耳及見壬黨皆太湖漁人與巡尉兵卒不滿百知事不成乃率州兵以討不然壬約李全援應而全果以兵

至謂不藉以作亂而爭國夫豈可信況値理宗卽位宜制
羣臣官拜賀竑不肯拜而有待殿帥夏震捽其首果何心
哉律以春秋之法竑豈不受誅者但彌遠當日擅作威福
挾私任詐非可廢竑非可殺竑之人耳若以論理宗亦漢
文帝殺淮南王長不免尺布斗粟之譏叢長沙之仇至而
竑亦率兵討可議以親云

李全

宋史理宗本紀紹定四年春正月書趙范趙葵等誅李全
於新塘續綱目則變文以大敗李全於楊州城下全走死
新塘書走死多矣無論其他寶慶元年書李全作亂焚

楚州許國走死國以制置使不誓死禦賊棄職而遁故書走死以貶絕之周氏發明亦以全書走死爲貶之之詞夫全青叛賊以走死爲貶豈以力抗王師爲褒乎殊不通可笑是役也下詔暴全罪惡敕江淮制臣率兵進討二趙乃出死力搏戰全敗趨新塘陷淖中葵率制勇軍追及支解之奉詔以成討賊之功不得僅以走死爲文而失天誅之義綱目凡變文書者必有以正前史之非而此轉宜正以前史但誅者快辭伏誅者重詞則予以重詞而書全走新塘伏誅三年十二月書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亦必易以討敗之云

內族板訛可 金

將帥者國之司命。始必愼於推轂。一任以專閫之寄。雖君命有弗受。如必事從中覆。往往貽誤軍機。況立之監以掣之肘乎。李唐肅代德憲之朝。寵信閹豎。任爲制將。即命帥出征。亦以中使監軍。兵雖盛而權不一。鮮或不敗。以故用高崇文不置監。乃可以五千入劍門。用李愬不置監。乃可以三千襲蔡州也。且戰守有忤所議。禮餽弗厭其意。則猜隙漸生。或矯殺而誣以罪。或間搆而奪之兵。至恣橫激變戕監軍以叛者有之。監軍之設。其害實甚。金史以河中總帥板訛可苦戰力盡雖城陷猶可自贖乃以前在邠涇監

戰奉御六兒與之有隙有先入之讒竟死于刑因于其傳末附以奉御在軍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而哀金蹈唐之覆轍亦終亡國則所以示後世長子之任不專。而以小人爲監。致輿尸之戒。至深切矣。夫何有明成祖不復懲前代之失用內豎監軍如唐制造於莊烈時監軍監視總監紛然朋興而諸內監多侵尅軍資臨敵則擁精兵先遁諸將因皆無功古今之害若一又況賊至而不開營獻城降者之寥寥也明亦坐是亡可不鑒哉可不鑒哉

臣 鄱陽計大受論

理宗

論宋與元會兵伐金者。拗不咎理宗以不鑒宣和海上之盟。如當時趙范所云。且昧于唇亡齒寒先虢後虞之勢。致汴宋爲亡遼之續。而南宋亦迄爲亡金之續也。曰否否不然金者宋之君臣萬世所不共戴之讎也非可與遼同論遼爲兄弟之邦有救災卹鄰之義徽宗之世金則虎狼遼則扞蔽與之併力以抗亦所以固吾圉乃通金而共圖之誠爲非義而失策若元之攻金理無救鄰金之必亡其勢

已見理宗乃能使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函金主守緒之燼骨以歸而獻俘太廟復仇雪恥可以告無憾於天地祖宗假或取鑒宣和不與共功元尋滅金而宋室之仇終無以報雖出爾反爾之足快要不若同謀成事之差強也若襲虞虢之說者此狃於曩日滅遼利害之見而無當今日滅金大義之論況不與之會伐而遂唇有不亡齒有不寒者乎惟滅金之後不爲長慮却顧而貪地敗盟啟衅強鄰貽將來以續亡金之禍夫豈前與共功之過哉下詔罪己亦有合謀破蔡假道及虞之悔則反昧於所由致寇而亂必雪仇恥之初衷矣帝崩號曰理謚議固以表章濂洛關

闕上繼洙泗之學煞製道統之贊。崇先哲之祀。求之議道自己。尚屬虛文。臣竊惟綱常之道未湮君父之仇必報此亦天理之在人心而不容以泯没者聖人所以大復仇之義昭垂千古而徽國諸君子嘗不啻大聲疾呼於忘親釋怨之朝以維持斯理於不敝帝獨毅然有以酧五國城之辜焉得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理之爲理庶既其實而罔愧夫

趙蕃

臣齒幾耄矣杜門楓溪別墅顧影桑楡而身心之警省彌廹蓋嘗受書家庭世父先臣廷式勉以持敬思誠切要之

學中更科舉作館不及如昔賢所謂立定志向無妨爲己如是者三十餘年乃克謝遣一切專力先訓忽忽於今望然衰耄惛耄之至而未敢以安耳觀史至趙蕃傳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子既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不亦先得此心乎於是愈覺一息尚存而勝怠之難去妄之難兢業曾何容釋也蕃恬于仕進惟學是務而斂氣詘如師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人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眞德秀晉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背負國乎又劉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

人而已然則藉爲宋醇儒非但詩賦翰墨閒于當世者史不以列儒林傳而附之文苑誤矣

金主守緒 哀宗

宋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守緒自經死史臣本紀贊曰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按自宣宗徙都汴京社稷宗廟斯在哀宗自審不克擬太王創業垂統之仁而去邠則必從古人效死勿去之義而守汴乃當事勢危急效匹夫輕身之事出奔河北走歸德走蔡州狼狽蒼黃苟延殘喘及無可逃而後就死較諸晉懷愍宋徽欽靦顏忍辱服爲臣虜則可矣以言無愧於死社稷則未也明崇正末

闖逆犯京師。諸臣請駕南遷。莊烈帝諭以國君死社稷。將安往耶。及內城陷。登萬歲山壽皇亭自縊。嗚呼。斯乃謂之死社稷矣。自古亡國之君。至於莊烈。其義始盡。而哀宗烏足以語此。

完顏仲德　張天綱金

史稱尚書右丞完顏仲德文武忠亮始終無瑕南渡以後將相一人而已諒哉觀其於蔡州既破聞哀宗自縊乃罷巷戰謂諸將士曰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遂赴水死又終於殺身以成大節如此而參政孛朮魯婁室兀林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

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豈金之界世有德澤以浸灌其心禮義以固結其志而獲此效于國亡之際哉惟感孚於仲德之忠亮而且聞其名分之教有素故皆曰相公能死而我輩寧獨不能也若參政張天綱爲宋將孟珙所得檻至臨安對宋主真不畏死之詰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焉祈死不已雖宋不之殺而後莫知所終亦必得其死所者史贊以謂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之義士而所稱古真義士則能死無後智伯之豫讓焉如言無所爲而爲之似矣而其實讓固不足以爲斯人之髣髴讓臣范中行則反顏事仇

行君狗彘臣智伯則報之深而爲之死効私恩昧公義史臣乃循當日趙氏語以眞義當之以無愧求之此臣嚮者讀史記至讓傳不得不著論以正之也仲德輩相率以殉君國之難則明於萬古君臣之義不敢不致死焉庶幾聞古義人若夷齊者之風而興起百世下者矣豫讓云乎哉

王鶚　蒙古

王鶚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爲己之學也嗚呼爲己莫如忠孝窮理莫如仁義鶚蓋言之則可聽而行之則弗顧者也鶚爲金正大初進士第一人累官尚書省左右司郎中金亡不死乃就世祖潛

邸之聘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旁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設具牲酒爲位而哭夫鶚之義宜以死殉豈僅爾耶時以聘往或爲欲請葬祭而屈而尙未委質受官使於祭哭之餘自投於河則死未爲晚而至乎金之臣矣夫何稍有見於其義而終不能舍生以取則所謂窮理以推致於義盡仁至者無其學矣況卒蒙羞惡於新朝喪幾希之故我而猶哆口談爲己之學其誰欺欺天乎續通鑑稱鶚以儒道自任儒者之道三綱五常所任安在此又論者之謬也

毛惜惜 宋　張鳳奴 金

嗚呼甚哉畔亂之世以士大夫而賣國偷生靦顏事賊者之眞無似也人類之賤至於倡女則已極矣宋金二史列女傳末皆附以倡女事宋之高郵倡毛惜惜于榮全之據城以畔恥供給其宴飲曰妾雖賤妓不能事畔逆爲全所殺金之許州倡張鳳奴被俘至汴京城下時北兵攻城急大呼于矢石之際曰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言竟投濠而死史臣以爲錄之者蓋有所激焉。激乎。亦激于士大夫之行。反有弗似耶。弗似而窮諸至賤。其尚矣似。不亦大可醜乎。不亦大可哀乎。然而人臣之義

下而愈況

汪世顯 蒙古

金亡郡縣皆降蒙古獨鞏昌總帥汪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吾平居享國高爵厚祿死其分也但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與其自經於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己紓斯人之禍乃迎謁闊端以降自經溝瀆之說聖人爲可以無死者言耳豈分所當死而與之藉口乎如欲救千萬人命則斷頭以付將士使持告闊端以丐保全闔城軍民之意豈必屈己而乃可紓禍乎世顯蓋不能終始一節而轉以富貴功名垂涎於蒙古乃不顧國亡與亡之義不恤

反顏事仇之恥而竊聖言以自文君子有深惡焉

耶律楚材 蒙古

元宋子貞之論耶律楚材也以謂時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按之本傳其說豈不誠然此續綱目蒙古之臣書死而楚材獨書卒蒙古之臣卒未嘗具官而楚材獨具官以錄其賢也若書憂卒者亦表夫爲國忠憤之心時瑪津后稱制與都刺合蠻擅權而豈於此乎有示貶之意哉張氏廣義謂所以誌其不克令終則非其旨然以楚材爲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其祖父忘讎而降金楚材既事金又背君而降蒙古失節之臣雖有周

公之才美何足觀嗚呼項門一鍼通身是爽夫以一時之人類言不可無楚材以萬世之人心言不可有楚材君子有見於天綱之重人理之精較宋氏之爲泯絕憂益深遠矣

謝方叔

宋自金人入據中原而尚可圖存者藉川蜀之形勢也蜀失則東南不可保國無以爲國矣故論者稱張魏公有社稷大功者五其一用吳玠以保全蜀而誅秦檜直欲亡宋之心以忌鄭剛中治蜀有方略而罷之也臣於謝方叔爲相而譏余玠亦有深憾焉玠帥蜀慕諸葛忠武集衆思廣

忠。益徙合州於釣魚而蜀始可保開屯田於成都而蜀以富實任使因才事皆就緒輕徭薄征邊民悅服所謂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卽嘗慷慨自許挈故地還天子。未免卒爾大言。而當其時追繼吳氏兄弟。爲國保障。以紓西顧之憂。舍玠則奚賴哉。至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亦尊朝廷杜禍亂之遠謀而戎州帥欲舉姚世安爲代世安以厚結方叔子姪求爲之援方叔因倡言玠失戎利心且夕有變又陰嗾世安求玠之短隙于帝前玠聞有召命不自安一夕暴卒而蜀於是乎殆哉岌岌矣則方叔之黨私害人壞國家之長城滋蒙古之侵軼其罪不在檜下人謂宋

之亡亡於賈似道以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而不知兩川陷沒雖在景炎祥興之年自方叔之譏玠川蜀遂不足以扞蔽東南而亡國之勢已成於此也史臣論其相業無過人者嗚呼是尙可與論相業哉

吳潛

吳潛爲相於理宗之欲立忠王禥爲太子密奏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史臣曰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于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　臣顧謂潛以較史彌遠之立理宗事旣不倫而理宗無子禥其母弟之子屬意託神器立爲皇子已

八年於茲矣建儲之議舍禥其誰與歸濬嘗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又復乞遴選近族而俟太子之生至是忽爲異說所謂近族宗子果安屬耶謂無彌遠之才意不藉近彌遠之私耶沈炎劾濬姦謀臣測雖承賈似道風旨亦濬之對不以正使乘其隙也或曰濬蓋見禥不克負荷而爲此座可惜之憂所對顧不正與 臣 按度宗爲皇子未有失德及爲太子孝謹彌篤卽位之初重道崇儒父作子述其所名用亦多正人使非以濬對而理宗積怒似道因陳策建樹則度宗亦何由深德似道遂委萬幾以聽師臣而致宋事之不可爲也謂預見禥之不克負荷而以正對

夫豈篤論正者循理無私訐則反是其竟以爲訐而可乎

李璮

李璮父全以宋臣畔降蒙古續綱目理宗景定三年春正月書李璮以京東來歸秋八月書蒙古陷濟南李璮死之分注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蓋據元史而以全節予之也按續通鑑璮以被圍久城中食盡軍士潰亂乃復出降於蒙古哈必赤史天澤斬璮於軍門此或本舊史璮則反復不忠之臣無爲宋死守之節者雖綱目凡例事迹悉據正史然元史明臣所修通鑑則績於

元陳氏似較得其實且事關名節之大所記懸殊若此亦未敢遽加深予之詞然則如之何瓊以殺書而分注爲蒙古所獲下附以或云被圍久瓊復出降於蒙古存爲疑案亦春秋貴慎之義云

米立

米立爲江西制置使黃萬石帳前都統制元兵略江西立戰敗被執繫獄萬石舉軍降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臣讀史至此不禁抵几而嘆自來抗君賣國奉仇稱

臣大多官銜一牙牌書不盡而不但一牙牌書不盡之人以視此小卒且有氣節而曾無愧恥獨萬石也與哉獨萬石也與哉

江萬里

理宗時賈似道宣撫兩浙以江萬里爲參謀官最久宋史萬里列傳謂其始俯仰容默爲似道用蓋指參謀時也又謂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則指似道入相後萬里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隨以論罷及度宗朝召拜參知政事亦不久予祠而去也許氏浩論言與默。猶冰之與炭。若俯仰容默。而又

遇事敢言則倏爲冰倏爲炭有是理與既以峭直狀其實又妄意在幕之久謂之容默豈知其辭之悖哉適同客飲容問如許氏說則萬里之峭直終始一節而其初何能久處幕中不見逐於似道曰似道爲宣撫尙非威福自作之日而萬里又嘗帝所眷注尤厚者故能容其直言以爲己重及正鼎軸之位顯行忌疾之私好諛惡直崇佞黜賢而于萬里亦隱以言積怒擯斥不恤前後遣合判若天淵其故在似道不在萬里許氏力排史臣之非使爲賢相爲大忠臣者不以曾受權姦籠絡留遺議於後世爲一引滿舉白

張世傑

帝昺之遷厓山也張世傑結大舶千餘碇海中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閒元張宏範來攻軍大潰世傑乃斷維以舟奪港而去張氏廣義以謂此乃益見其忠之至也觀其舟艤海陵山颶風大作露香告天有庶幾別立趙氏以存祀之語而溺死焉於以見其欲存趙氏之心斃而後已嗚呼忠哉臣顧謂世傑之心雖可諒其事則未爲合義夫去之爲計而欲以不死存趙斷維時帝昺猶在何忍委之而不廹與圖存乎若以諸舟環結不及衞帝以脫於難而爲將更求君之地自古喪君有君君子猶非之容遽以是設

心乎世傑之義宜於以死衛帝勢有弗支則如陸秀夫負之同溺以殉可也即不然秀夫而有其事乃求濆圍以行其志可也世傑蓋武人惟憑一腔之血性未知裁酌至當於義理則亦愚忠耳猥曰忠之至乎

文天祥　家鉉翁　謝枋得

開之大夫國體也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斯一體之義而千古之臣執乎丞相文天祥為元張宏範襲執於五坡嶺吞腦子不死宋亡宏範遣使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然已自分一死矣而不死者豈不果於為夷齊哉臣知其必有為也臣知其不忍以宋之亡而遽

畢吾事也世祖欲官之遣王積翁諭旨天祥不屈乃有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之說積翁欲合故宋官請釋爲道士而留夢炎不可謂天祥出復號名江南置吾等於何地則亦有以窺其志矣不然旣不臣元而尚欲生存以備顧問此何義也趙田袁氏謂雖一時之權辭然箕子亦授洪範於武王不知授洪範者爲千萬世叙彝倫必非千萬世臣子所敢援以自託也其後臨刑謂吏卒曰吾事畢矣信乎其志其事至此而畢否則天祥之以死殉久矣家鉉翁以執政介吳堅奉表祈請于元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而何不盡節於賓館雖義

不二君而終於教授河間賜號處士歸故鄉則無天祇之志而徒欲蒙寬假於新朝者與國存亡之義不已背乎宋史以足爲臣軌稱之竊謂有未足也謝枋得爲監司爲帥臣其知信州也與降將呂師夔戰於安仁而敗信州不守可以死矣乃變姓名竄伏建寧山中至宋室已亡又可以死矣奈何尚欠一死若其答魏天祐之讓以不死引程嬰公孫杵臼一存孤一死節以明終於必死不在遲速存孤則實非枋得可託而與程文海書謂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二歲之母在堂耳然則不聞其復出從二王以圖興復如天祥前自元軍逃歸之事蓋嘗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

而安仁之役妻子弟姪俘戮殆盡老母無所依母寧竄伏以養而困守臣節此其志也如非以母故則當日不能殉國之罪可少恕哉惜宋史列傳失記遠其母既歿又可以死矣然卽所與文海書而知其心死形存以俟克葬而終喪耳乃其服甫闋而殯猶淺土天祐執之北去在道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者何耶欲一至燕拜哭謝太后攢所及故君瀛國公所在然後絕粒而死也天祥之死後於宋亡四年枋得之死後於宋亡十年然皆無害于與國存亡若鉉翁者譏於二公多矣 臣因史臣執之說而思不二君者事人之常軌勢有弗獲死之可也若與國爲體之

臣喪其元首而心膂股肱猶存者乎則軌有獨至非可不責以必死惟曰不貳而已也故節不遠死與不終死者以明之如此此信國所謂義盡仁至也夫又附論枋得一事呂文煥降元其從子師夔尋亦不受參贊督府之命而叛文煥與叛將劉整導元南侵爭以傾宋爲功枋得故與師夔善乃以一族保師夔可信請以爲沿江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見文煥與議雖以文煥北還不果而不知其父子之必欲傾宋則愚矣無計以紓國難而爲俯首叛臣之謀又可恥孰甚焉其後師夔略地閩謝提刑來而馳射之亦思保其可信者且何如也臣觀之此殊有不慊於心

史林測義卷三十七

臣鄱陽計大受論

元

世祖

朱文公綱目統系例以周秦漢晉隋唐爲正統以周秦之閒秦漢之閒漢晉之閒晉隋之閒隋唐之閒五代之世爲無統然則綱目之修在正統即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乃又有爲閏統變統之議以黜夫暴君如秦篡君如晉如隋得國不以正者然孰是說。唐宋亦不免於篡。而得以爲正統何哉。要之天下混一政敎號令禮樂制度萬方於是

稟正焉握正天下之權朔曰正朔斯統曰正統閏變之名
可不設而文公之例其不易者也方孝孺邱濬則主春秋
之中外天之嫡庶爲論而不予元以正統謂當以變統書
中外之說 臣 於遼太宗論辨之詳矣至言庶不可以干嫡
然如自古帝王太宗既絕支庶入繼得不謂之承大統乎
有宋之末主擁虛器權奸蠹國人不聊生是用自絕以訖
其命世祖平江南捐苛征弛厲禁亟救災傷蘇息黎庶制
禮作樂民物阜康傳世六七君類遵守其成憲以故明太
祖嘗諭徐達等曰元之祖宗有德格天撫馭華夏又嘗語
省臣曰元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

由是言之亦豈非天命以繼宋爲生靈主而大統旣集正統攸歸夫復何議且太祖制定金陵帝王廟位次始自伏羲終以世祖則明以繼歷代正統其後嘉靖閒以陳棐言罷乃徇私見而謬公論續通鑑書元制江南人有十等而八娼九儒十丐以儒爲無益而賤之邱氏謂其說本謝枋得而元史不載蓋爲世祖諱寧獻王通鑑博論又記貶孔子爲中賢事說者以爲此其所以主中國而無百年之運而不知是皆無稽之言也其謂本謝氏者疑因遺民夢炎書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之語而附會之耳無論

世祖用賢輔政如姚樞許衡竇默王磐張德輝廉希憲之
屬皆重以深通儒術即于江南嘗遣程文海訪求人才密
諭必致趙孟適葉李亦豈不以其名儒與且設國子監設
江南各路儒學及經史科又皆崇儒育賢之政以儒為無
益而賤之夫豈可信況巙巙曾述世祖以儒足致治而篤
好之乎至元間建廟以祀宣聖之詔屢下以孔洙遜宗子
於居曲阜者則嘆其真聖人後貶為中賢之誣又不待辨
而明者或以成宗即位首詔中外崇奉孔子為疑按之祭
祀志則亦率由世祖崇奉舊章而使天下廟學自是無不
完葺耳夫何疑惟帝嘗從僧格及江南總攝嘉木楊喇勒

胥請發宋諸陵暴其骸毀宋郊廟爲佛寺視於先朝陵廟不替其祀者天淵其不克傳如漢唐宋明之祚長者抑豈不以是也哉

劉秉忠

或問以釋子爲國勳臣。元則劉秉忠。明則姚廣孝。而二子孰優。曰秉忠優矣。秉忠與廣孝。其精陰陽術數之學以結主知者雖一。而秉忠上書世祖於藩邸。首及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敎。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修復其廟堂禮器。寶太平之基。王道之本。而無一依傍佛氏語。其引君當道不已卓哉。世祖卽位以後。其所區畫。又皆治天下之

大經。養民之良法。朝儀官制。一代成憲。悉所裁定。以廣孝
於成祖。僅僅發窺覘之陰謀決戰守之機事者視之。彼則
造。亂。以。僥。倖。於。有。成。此則制治而綱維於可久。優劣誠何
如也。又問廣孝嘗遊嵩山寺相者袁珙曰目三角形如病
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流也然則秉忠亦嗜殺者與是又
不然秉忠跸嘗殺運而每贊以天地好生之德王者之神
武不殺故世祖征伐不妄戮一人其全活大理雲南江南
者不可勝計珙知廣孝將亞秉忠以佐命立功業而連嗜
殺為言者辭之率也且夫佛氏之法根塵不偶諸相皆離
而不為恩愛牽纏則棄而君臣父子不以色身執著何恤

於嘑虎兕爲其流之弊必忍于殺人有同刑名原於道德之意籲孝雖其性然乎抑亦弊使然耳而若秉忠所謂不與法縛不求法脫得其超證者與

許衡

許衡之事世祖也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自任奏對之下嘗引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由是以反諸其心所謂堯舜知天道而順承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者必罔弗踐其實而不爲虛名乃覺無憾耳世祖于衡言雖剴切曾無見忤顧始則開以利臣之王文統不獲時備顧問繼乃論列阿哈瑪特之權姦亦留中不報及爲國子祭酒又

以短毀漢法者使諸生稟食不給引去終于領太史院修授時歷一事告成而已則欲藉以行道之名徒虛以故疾乞致仕太子乃遣使諭之無以道不行爲憂可善藥自愛以需有時也其君不爲堯舜不亦恥乎而猶立乎人之本朝不亦恥乎嘗語其子以竟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立碑意蓋如此抑欲然典謨外之功業了無足述也後之論者以有同於范質臨終之戒謂自知仕元之非矣夫衡非宋臣無質失節之羞元主中國率土皆臣仕焉何病況其從來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豈於出處大節尚有未審以貽後悔自夫印板論事者遂若衡以數語

大謬生平而數百年後得一知心可以不恨乎

王著

生殺者天子之大權雖有大罪爲孰敢擅誅以亂政刑王著因人心憤怨左相阿哈瑪特乃與妖人高和尚謀劓皇太子從帝如上都僞爲太子還立馬呼至擊殺之于時宿衛高觽張九思大呼曰此賊也一語鐵案續綱目書益州千戸王著殺阿哈瑪特于闕下分注因著臨刑有我爲天下除害而死後世必有爲我書其事之呼附以朝臣王惲論斷之辭曰著激於義殺身成名別本作成仁尤非死而不悔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予之可乎之說也以矯

殺爲誅亂是政權可得而竊也以犯分爲成名是氣矜可得而隆也以邪謀僞令爲激義是妖姦可得而黨君儲可得而詐也害義傷教莫此爲甚而妄援春秋以律不有以正之聖言淆而王法斁以爲天下後世憂者深矣周氏發明頗能辨予以討賊之謬但謂考元正史皆以誅爲文今綱目變文而書殺亦誤世祖本紀書王著與高和尚合謀殺之誅王著于市餘黨皆伏誅太子珍戩傳則直以盜書綱目如本之以合於左氏春秋求名而亡之例乃較得云

趙孟頫

嘗讀書旨灌園之松雪堂友人吳文學甡鳴繪圖以贈牓

於室之東偏臣之有松雪銘也蓋引以為省責克己之助然每玩其圖猗阿森竦仰拂素雪皓然之色不與衆物俱萎又未嘗不嘆古人忠貞節烈其所以歷利害死生如斯夫貫四時而不改柯而易葉者迥飛集凝曜絕塵氛而不淬抑亦有合而見美之象也因為之詩有嗟哉趙承旨齋頭署松雪之句則以孟頫生平有深愧焉孟頫者宋之宗室官參軍國亡家居以程文海薦忘不共戴之仇苟且祿仕變節而起尚欲竊松雪之義以自欺而欺世亦彌覺其心焉耳獨是忠孝之全虧一本理欲之消長吾學而爭名節之先不受物欲之撓涅于身心亦松之勁亦雪之潔則

凛然不敢徇外爲人而實力於省察克治閒者當何如也

劉因

至元十九年徵拜劉因爲右贊善大夫未幾因以母疾請歸二十八年復名爲集賢學士固辭不起覩其上宰相書亦似病實不能應詔故所著易繫辭說乃其病中筆越歲餘而遂卒也卽不然或如陶宗儀輟耕錄所記自謂不如此則道不尊耳夫何邱氏丁氏必議以因知元不可事故不仕而不顧書中所引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之說也昔楚處南服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非以子西之沮當亦受書社之封以元主中國而事之不可然則孔

子非與鈞是議者蓋皆明人意主於擯元既乖因之本心而因謂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抑亦在此

伊實特穆爾

綱目卒諸臣例賢則書官爵以示予不書官爵者貶辭也續綱目於太師知樞密院事伊實特穆爾卒不書官爵非允按伊實特穆爾史稱器量宏達莫測其際世祖躬討叛王納顏至半道伊實特穆爾已獲賊帝加勞之謝曰天威所臨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有功不居以歸其君可謂達於禮矣皇孫特穆爾之獲主神器也始受皇太子寶撫軍北邊及世祖崩晉王噶瑪拉率宗親大臣合辭勸進事皆

決於伊實特穆爾絕窺覬奪遊言以安宗社又其殊勳如此若爲御史大夫時務振宏綱弗親細故遇事廷辯吐辭鯁直皆無可議者例宜錄其賢而不書官爵失褒貶之實讀者不得以疑伊實特穆爾之尚有遺行也

安圖

春秋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傳仍叔之子弱也胡文定以爲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弛以敗亂其國家國王穆呼哩四世孫安圖其母又貽慶皇后姊年十三世祖以追錄元勳命位在百寮上及拜中書右丞相尚弱年也且自幼未更事然其童稚能近

者德而以老成語契上心爰立之初亦因崔斌采與言之
爲李之爲相二十年海內稱極治此可無議以徇私矣雖
然以弱而從未更事之子遽任以國之柱石而不反致傾
覆之貽患者亦千古一人而已後世如藉口安國徇勳戚
違公選官及幼弱列於權要鮮有不敗聖人之所以垂戒
也可或忽乎哉可或忽乎哉

崔彧

崔彧立朝以伉直名惜其獻傳國璽一事則詭道耳先儒
遞考秦璽相傳得失始末皆云後唐主從珂失國擕以自
焚而亡其獻宋哲宗朝者已僞然則彧何所得於太師國

王札剌兒氏之家且太師國王家而果曾獲是璽豈不見
如所云背紐盤螭而面有象文八皆若蟲鳥魚龍之狀者
則必且驚且疑辨識進獻以逃非望之罪而敢久匿不出
至是乃以爲常玉求鬻乎意者世祖晏駕皇太孫嗣立諸
王多進言或得是玉乃與闊闊木楊桓等詐爲秦璽之文
稱神物適出天意屬於皇太孫後請皇太妃親爲付授以
定其位然以視伊實特穆爾巴　等之宣揚顧命決計勸
進不甚詭乎又甚陵引唐代宗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而
楚州獻定國寶十有三爲太子瑞應以證皇太孫乃燕王
之子而神寶出於燕亦瑞應之兆嗚呼唐事乃妖尼真如

所爲而或甘附之其情嬌妄斷可識矣豈不爲伉直者之深累哉

弈赫抵雅爾丁

史弈赫抵雅爾丁傳記其嘗與同列議獄謂但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稱以識者服爲名言又記大德門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弈赫抵雅爾丁曰不可贓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閒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亦似以其說爲允然者夫盜賊以饑寒困苦而起其情猶可矜贓吏則桀黠貪婪庇奸回害良善欺上罔下爲政大

蠹。亦往往致民憤怨不平。而凶頑藉以竊發。則又。盜賊之。媒。以謂比之盜賊有閒。謬矣。此明君賢相之制刑也必嚴於贓吏雖受賕有差。枉法不枉法有差。而並在不赦之條。所以懲奸貪。絕賄謁。平政刑而清盜源也。何怪乎宥盜而不宥吏哉。不此之辨而執恩如雨露萬物均被之說則反不能變通以適事宜矣

鄂勒哲

鄂勒哲世稱賢相論者以嘗受朱清張瑄之賊因劉深言勸成宗征八百媳婦開遠夷之釁而重訾之臣按博果密傳世祖欲用博果密爲丞相博果密辭帝問孰可對以鄂

勒哲可謂沓𥙷沒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鄂勒哲名然則以廉正自持服廷臣而將王眘即此可證必無入相後贓汚之事況値江南僧石守道摭淸瑄不法事上聞時鄂勒哲在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未嘗與爲曲庇乎如大德四年監察御史杜肯構言其與巴延等受淸瑄賄賂事乃詔巴延等分別成邊罷職而釋鄂勒哲不問則當日必有獨辨其誣者肯構殆如宋王曾以外傳知泰州王繼明納賂呂夷簡而言之乃有過耳哈喇哈斯傳大德五年同列有以劉深計倡議征八百媳婦國哈喇哈斯諫不聽薑士選傳亦記諫此事其云同

列者乃直指為丞相鄂勒哲拔之張立道傳鄂勒哲嘗與博果密諫止世祖討安南則不欲勞中國以事小夷如此其本傳云成宗倚任益重而能處以安靜不急於功利則又綜覈以斷其賢如此謂主深議啟成宗務遠略必非其實蓋亦記載失檢而自為矛盾耳讀史者不可不加參考使夫世稱賢相冒此二大不韙之議以終也

成宗皇后巴約特

成宗末年多疾皇后巴約特氏居中用事帝崩而無嗣懷寧王哈尚即武宗其同母兄子而裕宗之孫世祖之嫡允鎮北立功禮宜入繼大統后以戀大權且嘗謀貶懷寧母與

其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卽仁宗往懷州恐報前怨乃與左丞相阿固岱等謀立安西王阿南達輔政而己垂簾以聽阿南達雖同爲世祖孫而支子不嗣世祖之與討是則擅亂而制挾之以造禍而斬裕祚危宗社其罪幾與漢呂唐武等矣續綱目於懷寧至上都書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殺之與正編書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爲庶人殺之同而義小異彼罪浮於殺然不予倫討此殺當其辜而專以罪巴約特氏也故阿南達及同謀以誅書乃有異於書殺張華裴頠之文也周氏發明謂罪懷寧以臣廢君以姪殺嬸若然曷不書弑而曰殺者罪之在也按當日不聞聲大義

告太廟臨之以祖而正其罪乃搆后以私通事是誣而殺之以泄其前私怨耳則殺當作弑云

哈喇哈斯

哈喇哈斯爲左丞相値成宗崩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母居懷慶丞相阿固岱等搆亂此易之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時也戒以勿用者動乎險中不可不慮銳勇沉而輕躁則取困耳觀於哈喇哈斯悉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及仁宗次近郊與宿求知以奉成后御殿列牘請署乃陽許之衆亦莫知所爲仁宗至則敢以先事而發誅阿固岱等武宗遂入承

大統平內難以定君位於不動聲色之中非深有得易道者與然則千古大臣不幸而丁雷雨滿盈天造草昧之運亦可即此知所占驗以善用其濟屯之才智矣英宗朝睿仁宗實錄○惟叙秃剌手搏阿圖促勇决狀○而哈剌哈斯定策功不書○非拜珠聽讒○命補入之○則深謨懋績不詳於後世矣○記載家類此筆削失當者○豈尠也哉○曷勝慨然

王約

自來毓德青宮朝政非所干預此禮制也此乾初九潛龍勿用之義也反之而羣小窺伺讒搆以生禍釁之作千古寒心即世祖之太子珍戩亦豈不由是致南臺有內禪之

奏動帝以篡奪之疑不勝震怒乃爲之危懼而卒乎善乎副詹事王約之明大義以安儲位也時仁宗爲皇太子約持不可署左衛率府軍官持不可增立右衛率府持不可移文數千里取安西兵器給宿衛持不可命薛居征瑯陝西分地五事一則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再則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張氏廣義以謂若王約者貽仁宗之哲命者也不誠然哉雖然武宗命太子領中書令樞密使繼命錄尚書分此珍戢衆省院事之優藏約何無一言敢辭爲愼終圖始之謀也至苟君父者誠不以寵私之過昧禮制不以飛龍之事假借

能斯其造福於宗社也大矣

武宗 仁宗

綜理財用亦有國之政而亡國恆於斯則言利之臣雖以多方掊克致民不聊生而社稷隨之北宋之事亦可鑒已然而爲人主者鮮不爲所惑而任之專至於斂怨甚亡而不悟謂足以濟所欲故耳惟世祖尚能以一人養天下而不竭天下奉一人故一聞盧世榮僧格之興利害民即行誅戮而改紀其弊竊意難以望之武宗也自僧格敗罷尚書省而武宗從托克托嘉琿帕哈哩鼎言復立以分理財用於是羣小擅權以割剝生民爲務卽帝久在位將毋終

此覆轍而不能回蓋以其中多欲黜蘖是耽妃嬪是好呼鷹是娛珍異是貴而寵賜太濫營繕太廣費出不經封殖是亟彼托克托等有不安然據公位以肆其虐者乎幸乎仁宗即位首罷尚書省按誅托克托等而後武宗之崇任聚斂不免其亡其亡之憂乃獲繫於苞桑也夫惟帝德恭儉澹然無欲故能繼世祖以除此毒民誤國之賊而宋程純公於神宗任王安石理財之際必以防欲入告于此益信為切中病源之藥後世人主其可不深自省以祛所惑乎哉

史林測義卷三十八

臣鄱陽計大受論

馬祖常

儒生學在六經以明三綱五常之理修齊治平之道故凡肄其業者朝廷所宜優禮以培養士氣使成其才需國家用馬祖常曾祖月乃合事憲宗料民丁於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即不同編戶著爲令史稱儒人免丁者實月乃合始之也是蓋予以徭役之寛俾致其攻苦之專抑亦示以負異凡民必責成其遠者大者則所以爲國家造士意量深矣且夫儒者可貴不可賤亦可殺不可辱君不加愛

惜保全而非理挫折之則士氣消沮人才無由長養在人主非爲社稷計在人臣豈爲邦國計乎其不爲邦其昌計者亦未有昌於汝家者也臣因月乃合傳末著其子孫登仕籍者甚衆至仁宗朝詔行科舉其曾孫祖常鄉會試皆舉首云云而祖常遂以碩儒爲名臣乃憶宋忠賢江相萬里傳首叙其大父璘聞鄰史知縣者以杖士人自悲語萬里父某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萬里母夢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嗚呼觀此二傳天之報施豈爽也哉爰讀舉之以爲爲國優禮士類者勸然而儒爲人所詬病亦多矣厲其廉恥以自爲不可賤不

可辱焉敢少恕乎

李邦寧

或謂宦者李邦寧嘗黨三寶奴乘間以太子聞有子而立弟言於武宗及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神器攸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可不謂帝王之大度與曰否否易言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其釋而不問者豈誠自然無私之心亦有意以矯之耳何以知其然耶觀於旋加邦寧以開府儀階且遣釋奠文廟皆故示優異使人莫測其包荒而不顧褻名器黷大禮其外不方者由中不直不直以方其道不光大惡得言乎此以含宏為度者敬義之功其先務

也至若邦寧方行釋負有大風滅燭之異因慚悔累日亦可知前此以武宗不悅其傳弟之阻慚懼而退者雖小人而天良未泯警戒猶存者也故懼而不同魯羽父之反譖史官者傳論以邦寧嘗辭平章政事之命陳世祖葬後之戒勸親致太廟之饗謂其言亦有可稱臣且表其心尚無可誅焉

特們德爾

仁宗以特們德爾作相暱於皇太后恃勢貪虐兇穢日甚四海讎憤中丞楊多爾濟及內外御史四十餘人共糾正其罪乞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位

似有得幹母之蠱不可貞之義矣未踰年復貪緣起爲太子太師中丞趙世延幷內外臺又四十餘人共劾之然以太后故皆不聽則但知不可貞而比於裕蠱往見吝矣帝崩方四日太后遂命特們德爾復入中書因以專權擅政戕戮忠賢卽他日特克實之弑英宗亦于是基其禍本也史稱仁宗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嗚呼從親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親有不義子不可以不爭親之過大子不可以不怨以太后所寵而故縱使爲惡之臣雖至臣民交嫉其亂政誤國而尙曲殉之卽彰母太后以有爽德於天下而弗顧弗恤也則不愛敬實甚乃以不違顏色言

孝此非其大端耶亦不知德教加百姓而刑四海之要道已失之遠矣

李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以爲天下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此老氏之言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之道也若李孟之力請仁宗入定內難武宗未至則逃執政之命不知所之英宗之朝降授集賢學士欣然俯就如此之類其利害長短分數皆從不躁不矜洗幾觀變而得而用以折奸則莫禦用以杜讒則莫間不亦智人而得老氏之精者耶雖然孟於此非僅于任術蓋

亦有治心之學焉仁宗嘗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夫爲人臣而一有富貴中於其心趨功利怙權勢見得而不見失知進而不知退能伸而不能屈敗國亡家往往坐此而孟乃偶乎遠矣且非富貴之謂者其謂學聖人道而欲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雖所學不必果克如是而所志則已不愧名臣在政府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見不足故能賢則亦老氏所謂曠兮其若谷也與

英宗

史稱英宗性剛明人君以天德之剛行無蔽欺之心庶乎

予奪進退生殺賞罰衷諸理而克斷而無爲亢爲虐之失若英宗者但強明自任發之或暴而實不免於闇懦如以亟建佛寺殺諫臣觀音保等既爲剛明之深累矣至特們德爾挾私搆殺蕭拜珠楊多爾濟賀勝譖令李孟左遷謫下趙世延詔獄或不能爲之辨枉或察其非罪不能即使免於縲絏而巨慝乃獲以全要領逮其既死罪惡暴著而後籍其家削其爵然猶任奸黨特克實領左右阿速衛使得因以行南坡之逆豈非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乎即嘗自詡英察而優柔養奸亦其闇於理之弊也惟知拜珠之賢專任作相頗見剛明之性云

拜珠

惜哉拜珠之作相也史稱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而何奸黨若特克實等反不急求遠之而以速禍不亦識慮疎甚乎[illegible][illegible]寶勛特們德爾以稔其惡特們德爾既死拜珠擧[illegible][illegible]受劉夔贓及蔡道泰納金變獄二事劉蔡皆坐死而特赦特克實不恤失刑則無以懲奸何也赦之而仍以爲御史大夫命之振舉臺綱以糾臣下奸貪不顧其素行奸貪之尤者何也赦之而仍以領左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不慮倒其刃而授奸人以柄何也觀朝廷處特克實之弑亂若此餘黨亦尚多布列於位拜珠不能辭其責而

不仁之人又覺疾之已甚特們德爾逃顯戮於生前則日求其過惡於死後以聞於帝籍其家奪其官仆其碑使特克實諸奸懷行將及之之懼則迫之以作亂而所以釀之資之者蓋已久矣南坡之弑拜珠雖盡忠效節殞于羣兇而昧於幾先踈於防患九原銜恨當復何如抑亦千古見惡不能遠之鑑不遠也

天順帝

泰定帝崩於上都太子喇實晉巴斯在丞相都爾蘇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大都留守雅克特穆爾乃乘閒迎立懷王圖卜特穆爾是為文宗雖諸王羣臣卒奉太子正位改元

內順而都爾蘇專權自利心實叵測及齊王伊嚕特穆爾等以兵應懷王圖上都都爾蘇奉皇帝璽出降帝則不知所終鄭山邸氏以由懷王遣兵攻之致死地遂於世史書圖卜特穆爾弒之以謂誅首惡政不問其用挺與刃也雖然懷王於太子固君臣分定然視都爾蘇躬親北面職在晡餔者尚有間矣都爾蘇之義宜以死捍衛乎帝而何致有不知所終之理觀其奉皇帝璽出降不由帝遣則知帝已不在也帝何以不在即初以自利不即立君之心推之且即嘗與特克實搆逆南坡之事例之則知為所弒也明矣此春秋所必誅乃以不知所終存為疑案而歸獄懷王不

亦失賊乎續綱目前書皇太子喇寶晉巴即位於上都及
後勢蹙但以帝不知所終見之分注而都爾蘇出降亦未
大書以著丞相叛國之罪毋乃疎甚 臣謂必於圖卜特穆
爾兵陷上都下書丞相都爾蘇弑帝出降庶亂臣賊子無
逃萬世之鈇鉞至都爾蘇見殺于圖卜特穆爾而非其罪
亦不予賊誅賊則仍舊文書殺云元史天順帝不立本紀
甚以雅克特穆爾爲舉義明宗文宗爲當立號天順正位
已踰數月而不成之爲君梁王旺心右丞相達實特穆爾
等之用兵諸王滿都平章瑪督等之謀叛諸事皆附見于
明宗文宗之本紀也續綱目修而順逆以正何部遠乎作

元史類編 其敘天順更失之略乎

圖卜台

忠義之士惟明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節至或成敗利害非所問矣雅克特穆爾遣使迎懷王於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巴延遂簡兵以備扈從獨參知政事圖卜台不從苟以爲君崩而太子現在神器有主安有舍其儲嗣別求武宗之子而君之者臣事先帝而托受武宗恩寵以逞異圖逆莫大焉如助逆以犯順罪不容于誅以此責巴延乃足折其大義所臨曷敢顧望之說卽不能回而大義辨矣史顧記其言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在上

都而令特默齊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則是以成敗論不以順逆論豈事可成不妨從逆乎然而圖卜台於此蓋明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節故巴延不從乃手刃欲殺之卽殞身於巴延而弗恤也則所以告巴延殆亦爲其辭者之過乎抑史臣左袒巴延應懷王因又於圖卜台爲我等圖保性命他何所計之醜語以誣之也吁哉

遼王托克托

崇陽綱目例將帥死節曰死之必其忠義暴著所以重予其節也凡死於兵曰戰死敗死而已按遼王托克托嘗乘國難擅殺宗親多行不義泰定初歸藩御史劾以譬之縱

虎出柙以是人而謂大義克明效忠於國誓死不二無其本矣致和元年與諸王共立泰定太子於上都其心未必純乎義及城陷兵敗倉卒見殺續綱目以死之書非垂予全節之旨無論倉卒未可信其人固無可信也書以敗死可耳

雅克特穆爾

雅克特穆爾者元之逆臣也泰定帝崩太子立乃迎武宗二子舉兵犯上都而奪其位及奉上璽綬於明宗又以從官不為禮怒且懼搆成翕果察圖之變然則文宗纂弒雅克特穆爾實為罪首史不以列逆臣傳者蓋以迎立為舉

義。而明宗暴崩。猶有文宗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璽綬復授文宗之說也。夫以義予雅克特穆爾既謬其本傳云明宗之崩實與逆謀則又未嘗存爲疑案茲姑勿論泰定帝后其故君也而取爲夫人泰定后自正宮外守幹耳朶者九傳不指何后卽正宮無疑悖亂至此以視順帝之世博囉特穆爾舉兵犯闕幽置皇后有過之無不及同列逆臣庶正其辜史則失之續綱目前書遷后於東安州以罪文宗后雖遷名號猶存而此不復大書以討雅克特穆爾亘古未有之罪何哉其因史舊文叙之分注僅僅與一宴或宰十三馬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以見肆行荒淫無忌亦殊乖輕重

之權衛矣至迎立事不過欲假以作亂而逞其志乃托意武宗恩寵故人多感之續綱目則以謀逆書張氏廣義以謂撒讓有言。既以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今雅克特穆爾既臣事泰定而有異圖。此所以爲逆耳。斷案明矣。但以分注有雅克特穆爾宜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矯爲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等語因謂逆事成於一月然後矯使以迎懷王其初意將欲自移元鼎及知人心不服不得已而爲之此深附會牽強按以八月甲午起事即命明里董阿乘驛迎文宗於中興丁酉再遣撒里不花往中興趣大駕丁巳文

宗至京師距甲午僅二十四日所謂將一月也顧弗詳考而漫為誅心之論乎卽逆臣爰書亦何須此深文也

明宗

嗚呼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以觀明宗其及也宜矣昔仁宗之平内難也諸王庫庫伊克圖等勸進力辭弗從而為監國以俟武宗之至以故克守皇太子之命而兄弟立善始善終若文宗之事則大謬不然方雅克特穆爾郊迎則已備乘輿儀仗至京師而處大内不聞如漢文帝至渭橋馳入代邸尚不敢天子自處也及諸王大臣請正大位猶有兄在朔方不敢紊天序之辭豈本心哉不然

何不爲仁宗之權爲監國而遽即位改元聞明宗即位稱尊之制而詹自冊立皇后假而不歸之情亦彰彰矣若其遷延往迎與奉皇帝璽者亦姑以塞人議且試明宗推讓之意與否而生異謀除將來之逼耳夫天位已定豈容更之改者理也此在父子之際如唐肅宗既立元宗自蜀還京表請避位還東宮不許論者以爲儀文不可少而事勢必不可行矧兄弟而得迭爲進退乎即或出於本心猶莫保中外之猜左右之搆非此所畏同春秋歂犬之前驅時以明宗從官不爲禮致懼搆變假之則彼所防類有明南宮之復辟變故卿至夫亦其幾可先見者矣使明宗而審慎乎此安退踪于漢

北繼高讓乎荆蠻於以遠禍患而宜福祿不亦賢智之事
哉奈何利天下之富貪神器之重遽稱帝于中道而詔旣
御宸極者一旦退居太子之位以聽改其紀號停其册立
且率其嘗受朝之諸王百官同北面以事之禮此豈事勢
之所可行乎事勢不可行而得以安然無故未之有也況
思除其逼而挾僞相誘如文宗者乃不能及其至京師而
圖之於行幄矣然則明宗之及於禍蓋以趨利不疑之心
蔽其明理察幾之智故曰宜哉

趙世延

史於趙世延以忠謹清介舉舉於名敎概其生平自[illegible]按

之則前後判然若兩人焉方其爲御史大夫於仁宗之時也劾奏權相特們德爾罪惡十有三事厥後特們德爾報怨誣搆下獄再歲廹之死而不爲動其風節卓有可觀丞相拜珠言之英宗得釋泰定帝用爲中書右丞詔大爲貽辱於天下無何泰定帝崩遂附樞密雅克特穆爾逆謀叛嗣君迎立武宗二子至雅克特穆爾挾威震主肆行無忌極之取泰定后爲夫人其罪惡尤浮於特們德爾者乃不惟與爲徇默且嘗迎雅克特穆爾宴於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以逢荒淫之惡又何行之醜賤至是也據此以觀尚可言忠義乎言清介乎不亦名教之罪人乎臣非不樂

成其美而責其備故異乎史臣之論無如前後之邪正判然不能相掩抑懼天下後世其始有君子之行者因之不力檢于末路之敗也

台哈布哈 此史作泰不華

至正閒盜賊蠭起猖獗無忌者自招安方國珍始國珍兄弟以譏逼入海為亂烏合之衆勦捕非難而官軍討之數致敗績者徒以命將非人如多爾濟巴勒如博囉特穆爾皆以不嚴整部陣自相驚潰被執也初多爾濟巴勒之擒國珍懼而焚舟將遁矣繼而台哈布哈攻之於溫州亦一又遁去矣使朝廷必痛加誅勦以遏亂萌選將厲士功可

討日待何反利于養癰不顧損國威靈槩下招安授官之說雖台哈布哈稔知賊情狀請加勦（史作捕誅）捕而不聽乎台哈布哈職國珍兄弟以受招登岸止民閒謀率壯士襲殺之誠計萬全以除此旋降旋叛之寇雖專之可也顧以達實特穆爾擬命之說而止亦可惜耳卒墮其計以往受降戮於澄江死之盡忠報國素志遂矣然以當日紀綱不振。招安失策。容為痛憤。賊乃接踵遍於天下。而國因以亡。忠魂飲恨長此終古耳。

托克托（此史作脫脫）

開誠心布公道者諸葛武鄉侯也平生無私喜怨於一人

若范汝南公也兩人之相業所由光明俊偉無閒於後世托克托嘗求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何獨不聞此義乎當日亦號稱賢相然不能開誠布公而私憲怨之心且為害烈矣嘗以其弟額森特穆爾喪師辱國怒西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等劾其罪則左遷之而且欲置之死由是人莫敢言事而天下之人心解體矣又以不知其歸自從所在相太平有德於己則雖正人而欲中傷之而深德哈瑪爾嘗譖功則不問其奸邪而引為右丞哈瑪爾卒導帝於荒淫無度不恤政務以至亡國而托克托之以諂置彼嗚亦卽其人為之也夫以私而比之匪人。禍及其身。

不足惜。以私而遠忠直。暱邪佞。階國家覆敗之禍。可勝嘆哉。雖不伐不驕始終不失臣節似得力古有道大臣之學要無解爲諸葛二公之罪人耳或謂托克托初以大義滅親謀黜巴延公忠殉國之心暴於天下雖然非以其師與直方言則亦懼赤其族起見猶未免於私意也抑巴延其世父而且爲所養者於其弒皇后殺諸王專權自恣虐害天下宜効三諫不聽號泣而隨之義何絕不聞切爭卽使入宿衞偵帝起居亦不聞乘機進諫以過畀謀而竟藉以圖之乎巴延道出眞定父老因問而有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弒君之嘲陳氏以爲千古大快 臣謂托克托實父之

罪亦正未可以克忠王室而未滅焉

台哈布哈

順帝本紀書監察御史七十等糾劾太保中書右丞相台哈布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安置蓋州又書台哈布哈伏誅續綱目變文以削右丞相台哈布哈官爵尋殺之書則從無罪例蓋以與丞相太平有隙劾之殺之皆由太平修私怨也雖然台哈布哈豈不受誅者哉其初代托克托總軍驕傲不遵朝廷命令已有不臣之迹矣及是奉詔討賊諸將皆欲進兵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汴梁請援至十往反按甲不動而出軍縱掠百里蕩然是亦賊耳自

是歲日變遷而不可制朝廷兩遣重臣諭旨皆不聽乃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欲因以甘心亦如衛參政卜顏特穆爾張晉密院完者特穆爾等擅改官屬遣加害不忌廷議也則不臣之迹愈著而春秋之將則必誅雖太平知其皆已。諷御史劾以緩師拒命之罪。不可謂非其罪也。雖太平囑其故部將劉哈喇布哈縛送京師。而殺之於路。然引哈喇布哈入見帝。必被密旨。非矯殺。帝蓋以其子奏事驕慢而惡之久矣。台哈布哈有必誅之罪則發舉勸罰之權歸之天子以儆不臣可也續綱目乃不恕太平之修怨而恕台哈布哈之不臣失輕重之衡如五代蜀王宗弼王承休

誤國蜀亡唐郭崇韜挾私殺之紫陽綱目尚以伏誅書審輕重也臣謂宜仍從本紀書曰右丞相台哈布哈有罪削官爵尋誅之至台哈布哈傳云太平諷御史劾奏而於帝前力譖之譖近誣非是周氏發明云正人蒙難可勝惜哉尤屬瞽說

察罕特穆爾

元德而既衰矣天使不挾四方紛紛逐鹿割據稱雄其時朝臣邊將戡亂無策敵愾無聞察罕特穆爾慨然起草澤而奮揮日之戈定河北定關中定河東定河南定山東厥功偉矣說者以謂非其過於推誠疎於防患見刺降賊田

豐時僭偽削平疆宇恢復且與古中興名將比烈而察罕特穆爾之不幸實元之社稷之不幸也然自臣論之亦未必克竟其功察罕嘗平定晉冀而博囉特穆爾欲併據之遂至兵爭博囉夫何誅以察罕忠勤乃不思趨薊廓潰寇實爲國而屈之義卽朝廷遣使以地畀博囉而不奉詔何哉至其子庫庫特穆爾且日與博囉李思齊張良弼等尋仇搆兵罔恤國家之患明王禕論順帝兼有強藩以亡其國者此也蓋亦由詒謀之不臧則望終能釋怨以靖內訌戮力以禦外侮而使金甌復全寶鼎重安殆非察罕特穆爾事卽不然明祖膺圖元室訖命設無白氣之祥應以良

將之頌原其初之攄忠効義亦或臣力旣竭臣節不渝耿耿丹心囧照汗青耳中興云乎哉